

／ 小 市 民 ／

ORDINARY CITIZEN

[韩] 李浩哲 著

崔承德 译

该书是李浩哲第一部长篇小说

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
最底层各色人物的生活



YZLI0890137716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小市民

ORDINARY
CITIZEN

[韩] 李浩哲 著

崔承德 译



YZLI0890137716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市民 / (韩) 李浩哲著 ; 崔承德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72-0817-5

I. ①小… II. ①李… ②崔… III. ①长篇小说—韩

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8811号

小市民 XIAOSHIMIN

李浩哲/著

崔承德/译

责任编辑/王尔立 任玉茗

装帧设计/柳甬泽

印装/长春市永昌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字数/210千字

印张/10.25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32 86037501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0817-5

定价/60.00元



晚春的雨淅淅沥沥，断断续续地一连下了好几天，南浦洞栈桥街一带泥泞不堪，一片狼藉。街道两旁点着瓦斯灯，路旁摊贩的小车上呼呼地冒着一团团的炊烟。人们蜷缩着面向海边坐着，在那海边挤满了柴油机小船。污浊的海风带着咸味，远处传来短促的汽笛声，泛着厚厚油污的海水拍打船头的声音，与这些相交错的，还有船上不断摇曳着的煤油灯光……

在这个时候的釜山街头，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以什么职业为生，只要你来到这里，就一定会不知不觉地堕落成小市民。尤其是在早晚时分，当那些码头工人熙攘蜂拥地来到沸腾的南浦洞一带，更会让你对小市民的生活有切实的体会。

虽然如此，那时候南浦洞附近也开始活跃起来，往北去的人很多。正是北进的时候，人心浮动，人们都想要尽快离开这里，忙着准备往北去。性子急的人对以后的日子也没有仔细的琢磨与打算，只要能回家乡，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因此，他们纷纷应征警察，去负



责被占领地区第一线的治安，争先恐后地离开了。

理所当然，这方面的话题自然成了南浦洞一带街谈巷议的主题：

“老好人老金也走了。”

“故乡是长箭的快嘴老姜也离开了。”

“是吗？”

“咳，都在离开啊！”

“能回老家，该多好啊。”

那时，我不知不觉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险恶的世上了。我终于下决心辞掉了码头上几个月来赖以生存的工作，进了玩月洞的一家面条作坊。店掌柜是庆尚北道庆山人，是一位单纯而朴素，没有文化的人。由于釜山的人口日益激增^①，面条生意特别火，所以他对战争好似隔岸观火，虽然免不了有些恐惧，但每天的日子过得倒是蛮有兴致的。

我能到面条作坊干活，说起来也挺滑稽。这家店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从孩子们的算术本子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招聘职工一名”。我看了这张条子走进店里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五六名应聘的人了。

当我进去的时候，店老板把来应聘的人排成一列，正在审查。脖子又粗又红，穿着套头衬衫的老板看到我说，既然已经进来了，就排在最后接受审查。并说，再来人的话，只能增加麻烦，就大声吆喝

① 这是因为人民军大举南下的时候，大量避难的人都集中到釜山之故。

着让人撕去外面的纸条。从那根本不必要的大嗓门上，给人感觉他是个无知的粗人。

后来才知道，我之所以被录用，全仗着他老婆和负责送货的他那人称“二流子”的妹夫。我们应聘的人都以立正的姿势站着，老板两口子的那二流子仔仔细细地盘问着我们的故乡、年龄和简历。三四个伙计各自忙着手里的活儿，不时用眼角瞟我们两眼，哧哧地在笑。老板的意思是想用比我年龄更大一些，显得更健壮的人，但老板娘非要留下我不可。在她的表情里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女人的矜持与凄凉而悲伤的氛围。

穿着褐色野战夹克，两手插在口袋里的二流子，这时转过头来看着站在身旁的老板娘，咧嘴笑着说：

“嫂子，你的眼力倒挺尖！”说着，他眨了眨眼睛，“喂，大哥，就按嫂子的意思办吧，就这样吧。”说罢，又朝老板娘挤了挤眼儿。我虽然觉得有点儿难为情，但是这时候的我已经脸皮厚得足以感觉不到受了什么侮辱了，而且心中暗下决心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装出毫不在意。

老板悻悻然的以像是猜疑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又看了看我，那向我投来的目光中似乎已经略微带有敌意了。我定定地望着他，憨憨地笑了一下。

“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我都暗恋着你……”

真是出人意料，老板提高嗓门唱着歌，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显然，这家里老板娘的地位要比老板高很多。就这样，我算是被录用了。

也没有签什么合同之类的东西，但据老板娘的话说，一天管三顿饭外加两万元（当时的货币）工钱。和在码头干活时的只够一天三顿喝稀粥的那点工资相比，可真是丰厚得很，令我十分满意。

优厚的待遇让我有了劲头，马上就去掏面条锅下面的炭灰，又自告奋勇地使出浑身的劲儿将手动压面条机摇得哐唧唧作响。三四个伙计以厌恶的眼神望着我。其中一个已经开始欺生了，对新来的我打算像自己的手下一样使唤。

“喂，你，到后院把柴劈了！”

他不太客气地对我气呼呼地说。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郭。我按他的吩咐，拿着短把儿斧头到后院去劈柴。可没想到第一天就闯了大祸。一块柴样子飞出去砸坏了酱缸盖的一角。瞬间，屋后门开了，老板娘那白白的涂满脂粉的脸露了出来，活像是刚从面缸里钻出来似的，仍然以凄凉而悲伤的语调说道：

“怎么办呢？因为这坑人的战争，活受罪啊！”

紧接着她向外边大声喊道：

“喂，大郭！喂，你们让大郭进来一趟！”

干起活来，我才逐渐发现，这差事也是相当地累人。一到夜里一两点，伙计们的头儿就点上煤油灯，挨个把我们叫醒。

伙计的房里住着我们四个伙计，外加在这儿寄宿的一个人，据说他是老板的同乡，他大约50岁开外。白天老是笑着，披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外套到处乱转，直到天黑才回来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总是鼾声如雷，所有的人都退避三舍，不愿意挨着他睡。刚来的我只好睡在他的旁边。

他一打呼噜，我就用手掐他那枯瘦的腰，每当这时，他在睡梦中哼哼着，生气地反过来掐我的手。所以每次我使劲掐他之后，飞快地将手伸到头顶避难，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也禁不住哧哧地发笑。但是，一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都把夜里的争斗忘得一干二净。说来这只是在夜里展开的战斗。

这个老姜头说起来也是很可怜的，虽说是与老板同乡，但老板和伙计们都对他冷言冷语。因此，一年到头，蜷缩着身子，卑躬屈膝地看别人的脸色。

他和我们伙计一起就餐，但常常是我们都快吃完了，他才吃上一两口，菜盘子都要见底了，他还拿着筷子在空盘上来来回回的不知所措。每当这样的時候，坐在桌子前的老板探出身子看着，像唱歌一样哼道：

“哎，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傻瓜……”

即使这样，他还是拿来一些剩豆芽菜啦或者泡菜什么的给他。我虽然不知道详情，但综合道听途说的内容，看来老姜头的老婆撇下他跑了。据说他原本在庆州或什么地方和孩子们一起过，说他是到釜山来找老婆，要拼个你死我活，来一个彻底的了结。但是，在他身上丝毫也找不出那种悲壮豪气的气质。

或许，釜山这座城市已经把他完全吞噬了，也不得而知。

就这样，每天晚间与老姜头搞小动作，还没有睡熟，迷迷糊糊地就到了被叫醒的时候了。起床后来到作坊里，那里显得很冷清。我把送货用的自行车搬到院子里，朝街道下坡望去。海边的码头上，传来震天动地的沉闷而深邃的轰隆声，在这凌晨唯有那个地方生机勃勃

勃，而这一带的街道却沉浸在重重的黑幕里面。每天的这个时候，是一天之中最凄凉的时候。

一到作坊，我首先要烧火。这个时候，别人都到仓库扛来一袋袋的面粉并且开始和面。当锅里的水烧开的时候，就要摇动面条机压面条，这是我的活儿。

摇动面条机，随着哐唧唧的声音，和好的面团被压得扁扁的源源不断地挤出来，而后又被卷起来……一开始别说多有意思了。但是，每天都周而复始地做十多个小时同样的活儿，简直是苦差中的苦差。相比之下，还是码头的工作轻松得多。于是我去厕所的次数频繁起来，也养成了长时间蹲在厕所里的习惯。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已经饥肠辘辘了。

在这个时候，锅里的面条熟了，翻滚着冒出腾腾的热气，整个作坊也沸腾起来。伙计的头儿用手掐断面条，一碗碗地盛起来，整齐地摆到箱子里。刚出锅的面条味道最好，我也顾不得什么面子，走过去，抓了一把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每当我这样抓着吃的时候，伙计的头儿老申就做出为难的神色，而我也只有讨他好，虽然有点儿不好意思。

“你看你，就知道吃。”

头儿以颤巍巍的声音终于冒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并且变得不知所措。老申原本瘦弱单薄，显得有点傻呵呵的，但在这种场合却独具威严。他是老板的所谓“御用”伙计，平常对新来的我百般照顾，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教我，所以我和他最亲近。

不管是干活的时候还是收工之后，他总是戴着一顶没檐的帽子，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作服。而且一听到老板的声音就吓得要命，连脖子都涨红起来。我有时暗自想，就是为了吓唬这位老申，上帝才赐给了老板这副粗鲁的大嗓门吧。

收工之后走进伙计们的屋里，时常看到老申歪戴着帽子睡倒在一边，手指缝里还夹着快要燃得精光的烟头。他那模样凄凉得难以形容。我每次都悄悄地从他的手指缝里把那烟头拿掉。

偶尔，正当我拿掉烟头时，他睁开眼睛，在他那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无以复加的善意的微笑。然而，只要一走进作坊，他的身上就奇妙地散发出轩昂的气宇，整个人都透射出蓬勃的朝气。看来，没有什么能让他更执著于工作本身，并且从工作中品尝到人生的真谛。

当面条箱子擦得很高，天也开始蒙蒙亮，以二流子为首的送货工就一拥而来。

“咳，真是了不起啊，了不起！”

二流子每天一进屋就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不管是什么事，他都喜欢稀奇古怪的，甚至看到路边站着的戴白色钢盔的宪兵，他都兴致勃勃起来。作坊里顿时嘈杂热闹起来，老申却突然蔫了下来，蜷缩在角落里。让人联想起身强体壮的棒球接球手的大郭，这时附和着二流子：

“可不，还是军人帅！军人中不是有戴白钢盔的人嘛，我说的是合同宪兵，还是他们最棒！”

脖子短得几乎看不见，只有一个小脑袋贴在肩膀上，显得十分轻浮的大郭阿谀逢迎似的说。这个大郭总是跟人借钱花。他经常洗

澡，内衣也总穿干净的。一下工，他就把别的事情都抛在一边，先去洗脸，接着不光是脚，连胶鞋也用肥皂刷得漂白。然后走进屋里，把一角已经破损的小镜子摆在面前，抹一通润肤乳液啦，雪花膏啦，头油啦之类，打扮一番。

就这样又吹，又掸，又抹，折腾了半天之后，再穿上那裤线像刀刃一样笔直的藏青色西裤，腰带也不系，再穿上毛茸茸的套头衬衫，让领子稍稍竖着，慢悠悠地踱出门去。优雅轻柔地拖着刷得漂白的胶鞋，轻轻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冲着那些从他身边经过的女人们吹口哨。

“走着，扭了。”

偶尔有漂亮的女人经过时，他就这样喊，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很奇妙的是，大郭在老板的女厨子面前却手足无措。这位厨子是从天安来的，只要她一从大郭身旁经过，他的脸都会涨得通红。这个厨娘有时弄点儿锅巴什么的给我，他就露出会心的微笑，似乎是在说，这实际上是送给自己的。

他有时装出非常有学问的样子，说什么春天和秋天所写的情书内容也不应该一样。说按季节的不同，所写的方式也不同。每当他这样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们的头儿老申就听得挺入神的。

但是，没有旁人，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大郭却每次都让我代笔替他写寄给家乡金海的信。据他自己说是东亚大学肄业，但从这一点上看，那分明是瞎说。

不爱讲话的左撇子老金，几乎没有眉毛，颧骨凸出，总是戴顶黑

色的前进帽。他很瞧不起大郭很小气的为人和爱吹牛的毛病。老金身上有种像是参加过什么劳动组织的工人气质。

他虽然喜欢喝酒，但没有豁达的性格，爱唱新高山打令^①。他只要一喝醉，就哼一声“新高山轰隆隆……”。他既送货，又常常帮着忙活作坊里的事。他经常闯祸，所以总免不了挨老板的骂，但他总是若无其事似的优哉游哉。老金有骨气，但是对待什么事情都有点儿懒。

天完全亮了，对面的店铺快要开门的时候，后座上的面条箱子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自行车就开始驶向土城小学、第三陆军医院、第五陆军医院……这样一直忙到下午两点左右。然后，直到三点左右，做些准备第二天工作的琐碎事情，到五点多钟吃过晚饭，就上床睡觉了。

^① 新高山打令：打令是产生于朝鲜王朝时期的音乐曲调之一，民俗音乐的基本旋律。一般指民谣类演唱形式的总称。新高山打令产生于江原道，流传全国，表现农村妇女的劳动生活与爱情。



2

我本来就知道老板娘有肠胃病。一天晚上十点左右，老板只穿着一件衬衫跑到伙计们的房里来叫醒我。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老申已经起来坐在那里，老板站在门前。

看起来很焦急的样子，我跳起来跑了出去。老板用眼神示意我跟他进里屋。我揉着眼睛走进里屋。从黑着灯的外屋传来了孩子们的哭声，老板娘躺在里屋的中间，穿着一身诱人的桃红色睡衣，正在哼哼着。

“哎哟哟……你这傻瓜，你这傻瓜！”

她发出的呻吟声，不像是针对谁说的，但是作为病痛的呻吟又是莫名其妙的。老板紧蹙着眉头站着，只是默默地低头看着正在呻吟的妻子。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过了良久，老板看着我，只是用眼神示意我想办法帮帮忙，然后带着很不满意的神色进了外屋，拉上了拉门。

他一进去，外屋的哭声更大了。那是上女子学校三年级的大女

儿的哭声，那是念小学的儿子哭声，我一边这样分辨着，一边在老板娘身边坐了下来。

“哎哟哟，哎哟哟！”

老板娘依旧呻吟着，可她那望着我的大眼睛里，却隐含着与患者不相称的惆怅和温柔。老板娘慢慢地掀起被子，撩起睡衣，白白的肚皮袒露无遗。我心里突然一阵哆嗦。

“哎哟，哎哟！”

老板娘的呻吟声一声比一声高，外屋里“妈妈，妈妈！”的哭喊声也一声比一声响。但是，那呻吟声和叮叮地瞪着我的双眼，各自表现出全然不同的东西。我这才大概领会了对方的意思，开始给她揉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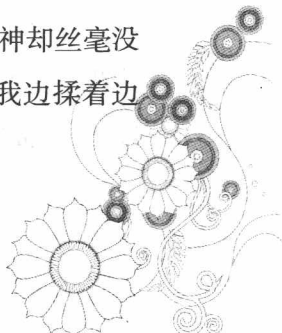
“哎哟，哎哟哟！”

随着我的揉动，老板娘的全身也慢慢地晃动着，好像是和着揉动的节拍似的不断地发出呻吟声。那白白的肉皮和肥胖的身躯使我不禁联想起被热水退了毛的母猪。

不知什么时候，老板娘合起自己的两手，紧紧抓住了我正在给她揉肚子的手。我不由得一震，看着她的脸。老板娘依然目不转睛地呆呆地望着我，毫无表情。我觉得有点可笑，对着那眼睛笑了笑。我一边笑着一边想，我的脸皮竟然也变得这么厚了。

“哎哟，哎哟！”

老板娘还是发出同样节奏的呻吟声，而看着我的眼神却丝毫没有变化。我继续用老板娘紧抓着的那只手给她揉肚子。我边揉着边想，怎么碰上这种怪事呢？



过了大约20分钟，我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没叫醒我，都到作坊干活去了。我被老姜头的呼噜声弄醒，坐起身来，天已经亮了。

当我跑到作坊时，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活儿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作坊里雾气蒙蒙，一拥而来的送货工已经开始装面条箱子了。一看见我，大郭嘻嘻地笑，老金毫无表情，老申悄悄转过脸去。我这才感到有点儿丢脸。

后来才知道，这是这家里的惯例。只要老板娘一犯病，就准有这种事，从伙计中挑选最年轻的去。我的前任看来是个火暴脾气，在那个场合一甩袖就回家乡南海了。后来，说起这件事，大郭把那个人捧得像英雄似的。

“男子汉大丈夫要有胆量，不然有何用？”说罢，大郭向老申挤了挤眼。就冲这一点，我对他深恶痛绝，觉得把他碎尸万段也不解气。我无言以对，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羞辱。

即使没有这事，大郭和我时常也有摩擦。虽说我们都是同样的伙计，但他小瞧我，连自己的一些小事都想支使我做。真让人恶心，又叫人讨厌。但是，大郭总欠我的钱，即使是几千块钱。

“嘿，借我点儿钱，发了工钱就还你。”

他本来说话声就低，这时低三下四地小声恳求我，我心里就颇为舒坦。把钱借给他，他就乖那么两三个小时，很快又原形毕露了。

自从有了那件事之后，我得到了“药手”的绰号。不知是否真的是药手发挥了效力，老板娘竟然完全好了，好长时间没有犯病。自那以后，老板娘便称我为福星。在女子学校上学的大女儿和念小学的

儿子待我的眼神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以亲切的目光看我。这使我的心情也觉得不错。但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事情，使我无法适应这一家的风气。首先是老板夫妻俩的关系就让人捉摸不透。

作坊和老板的房间只用日本式的拉门隔开。所以天亮前，通过拉门下面的玻璃窗，从老板屋里可以把灯火通明的作坊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一到天大亮，从作坊也可以看清楚里屋的情况，这时，里边已经拉上了窗帘。

老板总是躺在被窝里，用手掀起窗帘的一角，拉开门。他穿着花花绿绿的睡衣，把下巴靠在枕头上问：

“喂，申君，几袋子了？”

这是问用了几袋子面粉了。每当这样问的时候，他的老婆也差不多躺在他的身旁。有时候，夫妇俩整整齐齐地把下巴靠在枕头上，老板娘称赞道：

“干得挺起劲儿啊！”

这样的時候，正如大郭所说，一天都要倒霉。

我在这一家干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老板还有个哥哥。哥哥是背货架打零工的，偶尔喝得酩酊大醉，到弟弟家来已经很晚。他一来，老板夫妻俩都十分反感，由寄居在他们家的老太太应付哥哥要酒疯。

对祖宗的祭祀，在哥哥家也办，在这老板家也办。每逢祭祀，老板的哥哥也穿上朝鲜传统正装，傍晚时分就来到弟弟家。与喝醉的时候截然不同，平时沉默寡言的他，此时默默地竖起两腿，背靠着墙，坐在烧得滚烫的火炕炕头上。看那样子，在他身上还有些笃实



的地方。

到这家经历的第一个祭祀日的晚上，我目睹了很奇特的场面。在伙计房里喝了几碗米酒，为了买祭祀用的东西，我要到市场去。在路过作坊的时候，看到老板的屋子里，穿着正装的老板哥哥和依旧穿着破旧外套的老姜头面对面地坐在那里喝酒。那情景，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很凄凉的感觉。

可是让人更惊诧不已的是两人都默默无语，泪流满面。年过半百的两个中年人，相对而坐，无声无息地潸然落下的眼泪，凄凉得令人心里不禁一寒。我在作坊里故意磨蹭着，侧目仔细观察他们的动静。但他们俩仍然默默无语，只是在哭泣。

过了一会儿，往里开的门开了，这家的老太太走了进来。总是看着小儿媳脸色过日子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更老。刚一进来，她就装出用拳头捶打大儿子脑袋的动作，连声咂着舌头，扑通地一声坐下了。

“哎哟，我就为了看你这个熊样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吗？”她凄切悲凉地唠叨着。在这毫耄母亲和日渐衰老的大儿子之间，让人真切切地感觉到在那苦难折磨和忧郁的生活之中，外人所不能体会的累积起来的深沉的爱。所幸的是那时候作坊里很黑，从他们那边看不到我，让我看了个仔细。

从喝醉了的老姜头的眼睛里不断地流淌着的泪水，竟然使他具有了一种平常无法感觉到的沧桑。我心里暗想，从今以后他再打呼噜，我也不该做没有礼貌的事了。

自从那以后，我越发觉得老板夫妻俩卑鄙无耻了，我想正是因